

□赵献东

2021,辛丑牛年,我党百年华诞。朝斯夕斯,初心常念,涉川越岭,再访韶山。

壮美韶山,虎踞龙盘;青松香樟,相映其间。凭大地以仰观,依韶峰<sup>®</sup>而俯瞰;感湘中之丰饶,叹创业之维艰。

晨凤起,拨宿雾;过通衢,经细路。花香鸟语,茂林修竹;良田池塘,场圃古屋;万点波光,千重稻菽。伟人故居,就在那云烟深处。黄墙青瓦,额悬小平手书<sup>®</sup>;坐南朝北,依稀当年砖木。游人至此,肃然静穆;整步履而屏呼吸,正衣冠而蹑手足。其人虽远而音容宛如,时光已逝而笑貌仿佛,身临其境则更添敬慕。

惜别故居,移步广场;巍然屹立,主席铜像;身姿高大而伟岸,目光坚定而慈祥。鞠躬再三,久久凝望,遥想当年,心驰神往。石三伢子,不同凡响;池中击水,山间徜徉;遇虎不惊,外婆路上<sup>®</sup>;读经对句,私塾学堂<sup>®</sup>;追梦小道,滴水洞旁<sup>®</sup>;辘

转回望,环顾俯仰。峥嵘岁月,发初虞舜作乐之乡<sup>®</sup>;翩翩少年,胸怀浩瀚宇宙之广。自上屋场而东山学堂,由橘子洲头而北大红墙,从鄯鄯南湖而漫漫潇湘,寻救国之道路,探救民之良方。情投意合,千古毛杨<sup>®</sup>;夜校演讲,毛家祠堂;农民运动,震撼三湘;星星之火,燎原之光。嗟乎!物以阳生,地以人名,船以舵行,国以党领。

归途路上,思绪飞扬。忽念伟人行迹,亦曾印于许昌<sup>®</sup>。一九一八,魏都初踏,联诗吊古,意气风发;一九五三,细查民安,博古论今,促膝而谈;一九五八,再来视察,冒酷暑,烈日下,田野里,话桑麻。千里之外,咫尺之旁,伟人胸怀,包举八

方,大地神州,泽被其光。

访伟人故里,感叹不已;赞华夏壮丽,仰念主席。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sup>®</sup>。丰功彪史册,风流看今朝!

注释:

①韶峰,韶山地区最高峰。  
②“毛泽东同志故居”匾牌是1983年6月邓小平同志题写的。

③童年时的毛泽东随其母亲文七妹去外婆家唐家圪的路上,曾多次遇见老虎。母子二人每次都很镇定、机智地避其所害。

④毛泽东少年时曾在韶山多家私塾读书。私塾先生曾多次与毛泽东“作对(对句)”,如先生出联“濯

足”,毛泽东对“修身”;先生出“马齿足”,毛泽东对“牛皮菜”。

⑤在韶山滴水洞附近,有一条崎岖山路被命名为“毛泽东小道”,既是毛泽东童年时随母亲去外婆家常走的一条小路,也是后来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东山学堂读书,一步步追求革命理想的道路。

⑥相传舜南巡时路过韶山之地,面对青山绿水,绮丽风光,就命侍从在此奏九章韶乐。此后,人们把舜帝演奏过《韶乐》的这个地方取名韶山。“韶”是虞舜时的宫廷乐名。

⑦毛杨,指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毛家祠堂,指毛氏宗祠和毛震公祠。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回

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在这里创办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

⑧毛泽东曾三次到过许昌。第一次是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进京,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途经许昌专程到汉魏故都遗址访古,并和罗章龙联句作《过魏都》一诗:横槊赋诗意气飞扬(罗章龙),自明本志好文章(毛泽东);萧条异代西田墓(毛泽东),铜雀荒沦落夕阳(罗章龙)。第二次是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再次来到许昌,与有关人员座谈,了解当地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和土改、治淮、抗美援朝、互助合作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等有关情况。第三次是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冒着酷暑来到许昌市襄城和长葛农村,视察农业生产。毛主席头戴大草帽,身穿白衬衫,站在谷子地里那张照片就是当时在襄城农田拍摄的。

⑨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原载2021年11月1日《解放军报》)



## 旧时棉衣

□耿艳菊

岁月荒寒,季节深处,谁没有一两件御寒的衣裳呢?衣裳浩繁复杂,种类更是数不胜数。冷飕飕的冬日街头,不经意地望过去,简直是群英荟萃——款式啊,颜色啊,质地啊,真真让人眼花缭乱。

蓦然,一转身,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异样的女子。她抱着几本书,从路边的一家书店里徐徐走出来。路过她的人,忍不住,又转回头来看。而她生得并不是十分美,看的原来是她着的衣!

乍一看,像是民国的女作家张爱玲穿越而来。近一点儿看,又像是儿时在农村里见过的极讲究的小媳妇——那女子身上穿的是过了时的老棉衣,大红的底子上,怒放着一朵朵粉艳艳的大牡丹。斜襟的棉衣上,黑色盘扣精巧雅致,一对对若展翅欲飞的蝴蝶。在这灰头土脸的天气里,穿老棉衣的女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像春天的花儿朵朵儿清新宛然。

此外,最重要的还有一种来自记忆深处的久远但极其熟稔的亲切的温暖感。是它的质地啊!那样的一件棉衣,外表是棉布,里料是棉花,里里外外都是棉,绵绵密密,蕴藏着人间深暖。

就是这样的一份人间深暖呀,包裹着我们,滋润着我们。我们一如柔弱瘦小的树苗,在一寸一寸的暖里,长成葱枝碧叶的大树。

旧时岁月,物简人朴。尤其是广阔的田野上,勤恳踏实的庄户人家,四季的吃穿用度,都是亲爱的土地在孜孜供给。那土地五谷丰登,温暖了我们的胃。且还生长着一种叫棉花的植物,温暖了我们的凡尘之躯。

那一段段无华的老光阴里,我们安安心心地享受着棉花带来的恩惠。物质是简洁朴朴的,而生活却是忙碌踏实的。谁家的田园里不种上几垄棉花呢?

棉花是最忙人的。可是没见谁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忙着也乐意,心甘情愿。种棉花要仔细,而女人天生心思细腻,种棉花顺理成章就成了村庄里女人的事业。从棉花种子落在土地里那一刻起,女人们就闲不住了。忙着,盼着,棉花长高了,棉花开花了……女人们絮絮叨叨,喜不自胜,像讲自己的孩子一样,处处流露着憧憬和骄傲。

直到棉花结出一个一个小棉桃,小棉桃再绽放出一朵一朵雪白的白绒花,棉花才算真正正开了花。女人们小心翼翼摘下这些花,脸上才彻底轻松下来,才彻底放声大笑。

收获了,依旧闲不住。要把这些花摊在阳光下晒,晒得软软的,松蓬蓬的。然后纺出细细的长长的棉线,再在织布机上织出一匹一匹的棉布。之后再染出好看的颜色,绣上好看的花卉图案。棉花成为棉布,这一步一步,倾注了女人们多少心思和情感啊!

棉布有了,万事俱备,只欠剪裁缝制了。每个母亲自然地就成了一家人的大裁缝,白天的阳光下,夜晚的油灯下,母亲一针一线为一家人缝制棉衣。

棉衣从一株植物开始,吸收自然界的光华和雨露,每一个进步和改变都经了一个家庭中一个女子的手。这点点滴滴都是暖,是爱,是一个妻子的情分,是一个母亲的情分。

这样原汁原味,古旧的手艺,古旧的质地,里里外外,针针线线,尽是情分。即使过了那个时代,追不上那些炫目的样式,轻飘的质感,又岂能让人忘怀?就如同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忘记母亲怀抱里的温度一样。

## 冯友兰：独深相期许哲学

□汪甲奇

冯友兰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期许,潜心钻研,埋首著述,以“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完成了自己“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宏大抱负。

冯友兰是典型的“民国式学人”:生逢家国存亡之际,胸怀报效祖国大志,旧学存储根深底厚,学术立意打通中西,与古为新,发愤著述。12岁,他因一篇文章,大放异彩,名噪乡里。崭露头角的冯友兰,带着对知识的渴望继续深造,国外求学经历,又打开了他系统认识西方哲学的大门。冯友兰发现,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哲学的著作。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哲学,相反,中国有很深厚的哲学文化土壤。中国的哲学根植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深藏在每一部著作中,体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

从晚清到民国的近100年,是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当时社会在个别学儒反儒的社会激进分子带动下,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全面否定的时代潮流,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更有甚者提倡用“世界语”而放弃我们自己的语言。值此乱世之时,冯友兰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潜心研究,尝试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并整理中国哲学。1931年和1934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大力推崇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尊和正统地位。这部作品是中国首部系统地运用新方法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专著,是几百年来对中国哲学思想分析诠释最好的作品,为中国哲学

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升华起到匡正扶危的作用。

对于哲学,冯友兰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这些著作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冯友兰因而被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冯友兰已85岁高龄,视力还有障碍,但他仍坚持每天9时开始工作。由于行动不便,他坚持上午不喝水,避免上厕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冯友兰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与医院之间。1990年年初,病床上的冯友兰低声对女儿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痂溃腐。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1990年11月,他在95岁生日到来前几日,溘然长逝。

冯友兰通晓今古、学贯中西,从传统儒学到新实在论,从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不体现一个伟大学者不断追求学术创新和发展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永不停息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是冯友兰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菟子

28年前的那天,是周日下午,大街上人流如织,秋天的阳光暖融融。

我返校。我每周回家一次,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地吧,我从学校走着回家,从家走着回学校。

穿过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一眼就看到了街对面的您——我的母亲。

走到这条名字叫白庙的街,就从农村进入市区了。一走到这儿,人一下子就多起来。卖菜的、卖饭的、卖锅碗瓢盆的、卖针头线脑儿的、卖秋衣棉衣的……一街两行,东西两侧,你挨着我我挤着你,一个个小摊位在秋天的阳光下,热闹得像阳光里飞舞的落叶。挤在摊位前买东西、看热闹、讨价还价的男女老少,像是镶嵌在衣襟上的花边儿,圆乎乎的,流动着。

我躲闪着街中间穿梭的车辆,几步就跑到您面前。跑到您面前,我惊呆了……

眼前的母亲,又黑又瘦又疲惫,还有那么多那么深的皱纹狰狞地趴在她的眼角,额头。一双大大的眼睛无力地眯着,是因为阳光太强还是她太倦?深蓝色的上衣,又皱又小又旧,像一片霜打过的茄子叶,连里头暗红色毛衣都没有遮住,在秋天的

阳光下,显得局促,羞涩。一条灰色的裤子,明显有些宽大,我看见从黑色鞋头的小圆洞里露出她没有穿袜子的两个大脚趾头。

“妈,您怎么一下子变老了?为什么和平时一点儿都不一样了?”我的目光触到母亲,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母亲就在我眼前,我就在母亲身边。

阳光,不语,安静地照着母亲和母亲身后的架子车。架子车驮着甘蔗,披着——身金色的阳光,默默站在脚下厚厚的一层甘蔗皮上。

阳光,好亮。亮得刺眼,刺得人想流泪。

而我不能哭。母亲不止一次在我知道或不知道的时候,来城里卖苹果、橘子。只不过,这次我恰好碰见。母亲愿意看到我因为这点儿事情就哭吗?从我记事起,能记住的、比这事还糟的事情不少,虽然我每次都去想哭。

我走到母亲身边,轻抚她的背,轻声问:“妈,吃晌午饭了吗?”“吃了!吃了!”母亲回答时,一脸刚看到

我时的高兴,立刻换成了掩饰不住的慌张。她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又迅速垂下了眼帘,硬生生把我推出她的目光。那时的她,如同正在做坏事的孩子被出其不意地发现了似的,那么怕被看穿、被说穿。

我的母亲!

熟悉的想哭的无能为力又不加商量地席卷了我。妈肯定没吃午饭。一碗最便宜的炆锅面也要花去卖一棵或两棵甘蔗的钱吧?“一顿饭不吃又饿不坏,忍忍就过去了!”我不止一次听母亲这样说。“省下一块钱,我国女就能在学校吃两顿饭……”这恐怕才是您最真实的想法。

“你回家拿钱了吧?我出门着急,忘了交代奶奶了!”母亲像是忽然找到了正儿八经的话题,抬头看着我,急切地问道。“拿了!拿了!一星期足够用!”我竟如刚刚母亲说话时那样慌张。不是因为像母亲一样的“撒谎”,而是心疼。

这周从学校回家时,只有奶奶在家。母亲去城里卖甘蔗,父亲去表哥所在的蔬菜批发市场帮忙,弟弟



油画 坝上 吕超峰 摄

## 你的热爱有几米

□刘超

查理·沃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一些喜欢服装设计年轻人经常从四面八方赶来拜访他,想得到他的指点。

有一次,两个来自苏格兰的年轻人来到沃斯的设计室,与他一起探讨服装设计方面的知识。

谈话结束后,两个年轻人禁不住问沃斯:“您这么成功,有什么秘诀吗?”

沃斯笑着说:“我的秘诀就是对服装设计的热爱!”

“热爱?可是,我们对服装设计也很热爱,为什么设计出的作品不理想呢?”

沃斯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们:“你们量过你们的热爱吗?”

“热爱只是一种情感,怎么能量出来?”两个年轻人更加不解。

这时,沃斯拿起尺子对他们说:“走,咱们去量一量我的热爱!”

他领着两个年轻人来到了储藏室,指着里面一摞摞的画稿说:“你们看,这些都是我平时练习的画稿,现在我们就量一下它的厚度!”

不一会儿,沃斯便量出这些画稿的厚度大约有5米。转过身,他对两个年轻人说:“5米多,这就是我对服装设计热爱的厚度。你们的呢?”

两个年轻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因为与沃斯的画稿数量相比,他们的根本不值一提。

蔗,母亲一眼瞥见,一把从我手里抢过来:“你别动!衣服弄脏了咋办?我来!”母亲生气地冲着我。

过往的行人在有意无意地注视着咱们。妈,我真想吻吻您布满灰尘的脸颊,真想向过往的每一个行人大声说:“这就是我平凡又不平凡的妈妈!”可我没有,我只是异常自豪地站在母亲身边。

“你现在就去学校?”刚才那个人问了问,看了看,并没有买。母亲赶紧扭头,问我。

“晚上有自习课,我走到学校,再准备准备,时间就差不多了。”我嘟囔着。大街上车马嘈杂,阳光里人们吵吵嚷嚷,母亲只有和架子车为伴。我回答的声音都不敢响,怕扎疼了母亲显而易见的孤单和藏在内心从不说出来的很多的我知道不知道的艰难。

“那你赶快走吧,走吧,不能耽误上课!”母亲的声音极轻,极轻,我却听得很清,很清。我听见母亲的声音里,一半是坚定的催促,一半是明知不能偏要心存希望的挽留。但催促太懦弱,挽留太稀薄。像阳光里的灰尘一样,转眼就飞走看不见了。

那一刻,我贴身站在母亲身边,不说走,不说留。好像,不管说什么都无法说出口,就是挨着母亲挪不动脚。

我赶紧从架子车上拿起一根甘